

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 ——
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

李木妙編撰



香港新亞研究所

新亞學術專刊第五十四種
New Asia Academic Monograph No. 54

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
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

The Life and Works of Professor Ch'ien Mu, 1895–1990

香港新亞研究所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August 30, 1994



圖 4. 錢賓四先生紀念銅像



圖 5. 由台北聯經出版的《錢賓四先生全集》



圖 6. 錢穆故鄉——江蘇無錫南延祥鄉嘯傲徑七房橋



圖 7. 筆者攝於戰時錢穆故居——蘇州耦園



圖 8. 吳沛蘭、錢樹棠、錢行、錢輝等攝於戰後錢穆曾任教的
江南大學(榮宗敬、德生兄弟創辦)校舍門前(1984年春)



圖 9. 無錫江南大學校園一瞥(筆者攝於1987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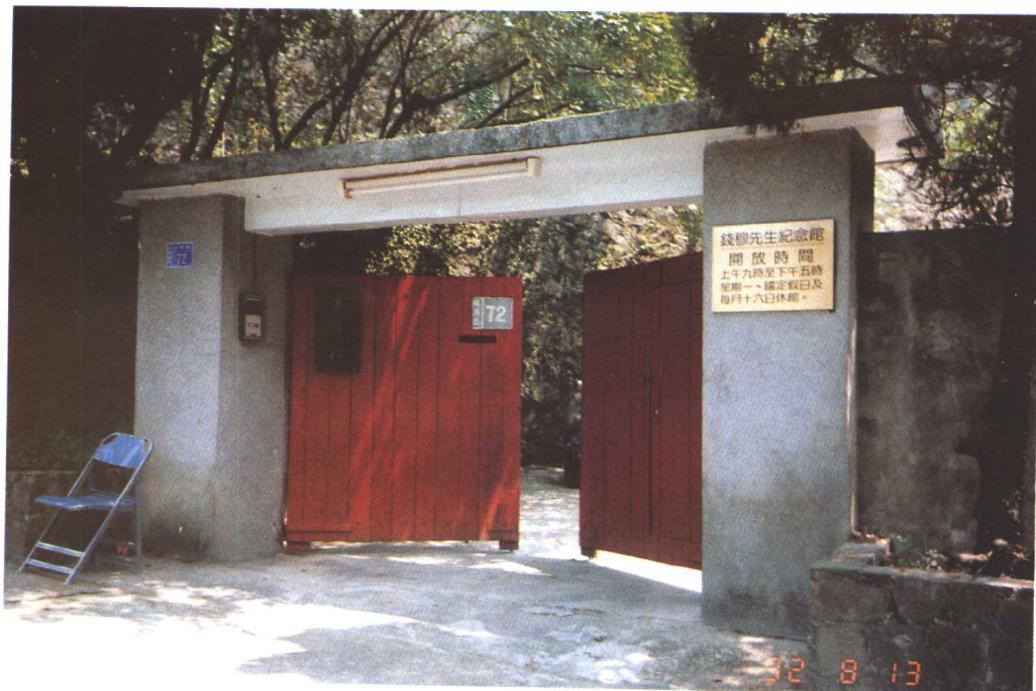


圖10. 位於台北土林外雙溪的錢穆故居



圖11. 現成爲「錢穆先生紀念館」的素書樓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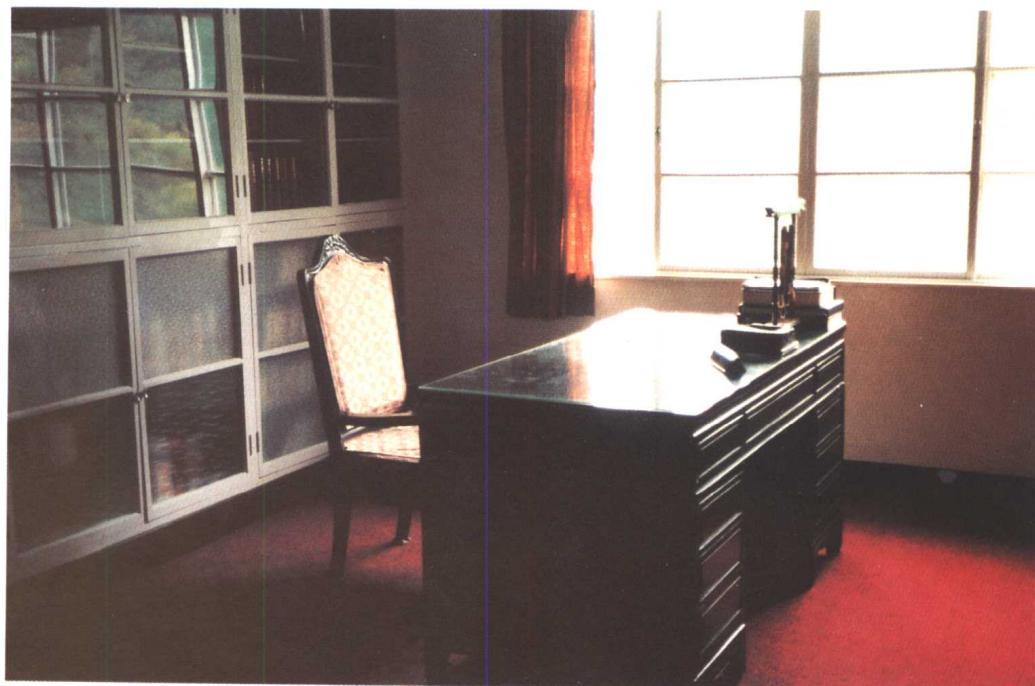


圖12. 錢賓四先生書室



圖13. 素書樓客廳擺設



圖14. 錢賓四伉儷漫步於香港新界沙田和風臺故居



圖15. 錢賓四伉儷蒞臨新亞研究所與校友合照



圖16. 錢賓四先生偕侄錢偉長先生合照



圖17. 錢賓四先生與留在大陸子女「傍晚散步」於新亞書院
民國七十三（1984）年7月



圖18. 錢夫人胡美琦與幼女錢輝攝於秦家水渠三兼小學
民國七十九（1990）年11月28日



圖19. 筆者與錢行師兄攝於蘇州中學校園



圖20. 筆者與錢輝師姐攝於蕩口鎮果育小學



圖21. 筆者攝於錢賓四先生經常到遊之蘇州勝跡

筆周堯故顯

爲往聖繼絕學



銀

燈

我

奮

進

國

之

我

夢

情

李半妙



啟

摘自新亞校歌錢穆教授詞

梁序

一九九五年，適值錢穆（1895—1995）教授誕生一百周年，新亞書院要籌劃一個研討會，配合紀念，李木妙先生這本傳略，正好用作適當的參考資料。

兩年前，當李先生對我談及他正在努力苦幹，還未完成的《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之時，我對他表明個人的希望：祈望他的大作不單只讀古書，唸中文、中史的朋友能看，其他外行的人，其他對中國文化認同、嚮往的中國人都能看，均能從閱讀之中，認識中國當代史學、國學的巨匠，認識多一點中華傳統文化。

我祈望的，說不定也出自個人的需要。我們以專業技術謀生的，在求學的年代接觸中國傳統學問的機會少之又少；任職之後，以香港業務節奏之緊湊，參與項目之多，服務、教學、科研，已經喘不過氣。若要站穩席位，在本地、外地周旋，必須格外努力，哪裏還有抽身多認識傳統學問的機會？另一方面，自出娘胎之後，便深受中國文化陶冶，任你西化到甚麼程度，只要你用的是中國結、看的是中國書刊、交往的是中國朋友，那你根本便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怎樣也洗脫不了。你的思想方法、價值觀，沾染著傳統文化的風采；無論高見、偏見，宏論、怪論，都必然帶著傳統文化化的味兒。舉例，今天仍廣泛可見晚輩敬老，不正是傳統孝道的現代體現嗎？再如嚴父蠻夫的專橫，他們目空一切、信心十足，何嘗不是傳統家長式專制的遺留現象呢？

現代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切宜加強認識。無論課程之內，傳統文化的成份怎樣特別保留，除了專門進修之外，比重自然有限。要不斷認識自己，不斷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惟有倚賴個人的不斷努力，尋求適當的參考資料，適當的業餘進修機會。

我們舉辦一個紀念錢穆先生百周歲活動，正是帶著一個提供普及資料、普及學識的願望。活動之中因此包括學術性研討（那將以學者為主要對象），公開性講座、小規模展覽會、論文比賽等項目；而李木妙先生的《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與我們的工作恰有異曲同工之處。他仔細地記錄了錢先生的生平事蹟，詳盡地收集錢先生的著作目錄，並作

了提要簡介，對未能閱讀錢先生大作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提要和簡述當然不可能傳達原著的全部內容，可是對未讀聖賢書，而又有興趣認真地渴望加強中華文化認識者而言，確實供給了取巧但又實用的資料與引介。

開筆我已聲明自未讀聖賢書，對文、史、哲均外行，怎能為《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寫序呢？從李先生的立場看，錢氏幾經艱苦和挫折，創辦了新亞書院，開展了他復興中華文化的基業；作為繼承錢先生的新亞接班人，有責任為傳略說幾句話，這方面的邏輯是可以接受的。認識到錢先生苦學、自修成功的歷史，也許外行的我，在履行任務的當兒，不必太拘泥學問專業的背景吧。我們外行的未必領略老師的古籍研究，歷史和哲學的分析，但起碼直接和間接地目睹先生「手空空，無一物」，努力創業，以「千斤擔子兩肩挑」的精神，把今天的新亞書院締建起來。我們在感謝祖師之餘，深受他的國學成就的感染，能不奮發，仿效他老人家的問學精神，去多了解、多認識中國文化嗎？

錢先生榮獲當代公認推崇的成就，在史學、國學等方面。他老人家晚年，自認為最重要的發現和心得，卻屬於「天人合一」觀。西方文明把「天」和「人」分開，「天」的偉大凌駕於「人」；「天」的實際體現，見諸西方宗教，即屬於基督教系統的宗教，「人」必須拜服於「天」，才得幸福、得永生。錢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之中，「天」「人」一體；人的思想行為不斷充實，趨向高尚，永不休止，於是昇華到「天」的境界。「天人一體」，屬於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中國古人一直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在把兩者合而為一。錢先生深信，中國文化中的這些精髓，對世界人類未來的貢獻，無可比擬。

我雖未讀聖賢書，憑著記憶中的一點孔夫子、印象中的一點〈齊物論〉，亦能領略錢先生的「天人合一」觀。錢先生的一生，從卑微中奮鬥、努力不懈，永不言倦，而最終獲得卓絕成就，對我們來說，是最有力的「天人合一」的體現和明證。新亞書院幸獲偉大的創辦人，他的教誨，更超越了專業的範圍，超越了文化、種族隔膜，直接給我們指出一條光輝的人生大道。

新亞書院院長 梁秉中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



圖 1. 錢賓四先生攝於中大新亞書院四十週年校慶日(民國七十八(1989)年10月10日)



圖 2. 錢賓四伉儷攝於新亞書院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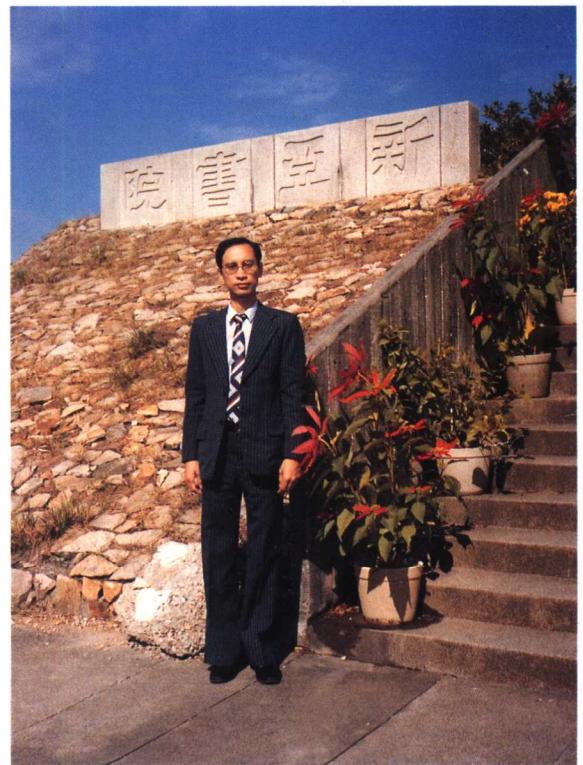


圖 3. 筆者攝於錢穆先生手創的新亞書院



圖22. 筆者攝於錢氏母校——果育小學



圖23. 筆者攝於太伯廟內



圖24. 筆者攝於蕩口鎮鴻模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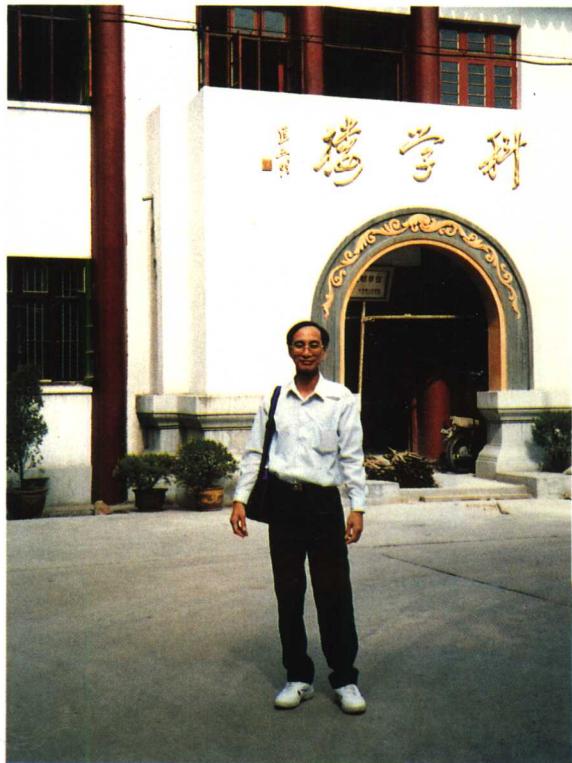


圖25. 筆者攝於錢氏曾任教的蘇州中學



圖26. 筆者攝於戰時錢賓四先生在蘇州故居



圖27. 筆者攝於錢賓四先生經常到訪的蘇州勝跡